駁五經異義疏證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九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異義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禮記樂記疏堯年案曰又見初學記樂部雜樂類無今論說三字鄭國下無之爲俗三字又無故云鄭聲淫五字左傳說堯年案曰此三字亦據樂記疏疏引此部接引煩手淫聲云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初學記樂部雅樂類堯年案曰此部在昭元年傳文也當在左傳說之下樂記疏引不具爾今據補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禮記樂記疏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是解論語也故入論語類

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同上

堯年案曰又見公羊莊十七年疏初學記樂部雜樂類公

羊疏節引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二句初學記引

鄭詩上無謹案二字有今字餘與此同下又引鄭衛之音

使人淫逸也九字

駁闕堯作案曰王氏復陳氏詩稽羣本並引樂記正義云

鄭駁無從許義今檢勘疏語無此云云不知何以附錄也

疏證曰劉寶楠論語正義曰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尙雅

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

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又漢

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

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爲利列國以相間皆以鄭

聲爲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

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誼據之不與魯論同也又魯論舉

溱洧一詩以爲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

錯會此言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

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陳立白虎通疏證曰白帖引通義云鄭國有溱洧之水會聚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又云鄭重之音使人淫故則班許劉三家並宗魯說通義所引又曰一說特載以備異解耳盧校云鄭聲疑作躑躅之音溱鄭字衍文左氏不以鄭聲爲鄭衛之鄭故說爲躑躅之聲昭元年傳曰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謂之鄭聲是也公羊疏引古文家服虔云鄭重之音鄭重郎躑躅樂記所謂及優侏儒獶雜子女注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是也班氏自用魯論說以鄭爲鄭衛之鄭本與左氏不同自不得雜引古文春秋以亂今文經師家法也爾雅釋地云河南曰豫州疏引李巡云豫舒也國語魯語言沃土之民佚佚則淫鄭前華後河右洛

左傳主米號食溱洧其土腴其民樂故其聲淫禮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又云鄭衛亂世之音也是也是鄭聲自指國名不必如左氏之迂解也陳壽祺案公羊莊十七年傳何休解詁引放鄭聲徐疏引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然則四國皆有淫聲蓋逐甚者言之故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此之謂也或何氏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聲淫過非鄭國之鄭也據此疏是服虔解左氏傳與許異義錫瑞案此亦今古文駁異之一端白帖引通義與異義正同是許本劉說蓋從今文故與服氏解左傳異何君今文說不必與服氏同也鄭駁今不可攷論語注亦不傳而據其箋詩從毛不以鄭風爲皆淫詩與異義云說婦人者十九不合則鄭不以鄭聲爲

即鄭詩於異義當有駁難矣

永年武周莆校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十

善化皮錫瑞鹿門箸

天子駕數毛詩干旄疏堯年桼曰此亦篇目也

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同上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公羊隱元年疏堯年桼曰疏此引公羊說今以孟京說與公羊同義故輒錄於此以馭天也本作以馭天下也今易無下字以易韻攷之此爲衍文據省毛詩說堯年桼曰疏引此上承天子駕六文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毛詩干旄疏堯年桼曰又見公羊隱元年疏尚書五子之歌疏公羊疏引毛詩上有古字說下有云字同駕四下有皆有四方之事六字士駕二下有也字餘同尚書疏引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不標異義

其下稱許愼案云云知所引卽異義文也自此以下十二條皆舊萃經說不主一經無類可隸故入五經總義類

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同上堯年案曰又見公羊隱元年疏尚書五子之歌疏續漢輿服志注公羊疏引作謹案亦從公羊說卽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是疏約義也尚書疏引許愼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十一字續漢志注引許愼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二十五字

駁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堯年案曰諸侯入應門云

云今在康王之誥而鄭稱爲顧命葢馬鄭王本自高祖寡
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見尚
書顧命正義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旣實周天子駕六校人
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同
上堯年案曰疏接引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
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
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
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公羊隱元年疏堯年案曰
又見尚書五子之歌疏儀禮旣夕疏續漢輿服志注五子
之歌疏引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
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
六非常法也旣夕疏引鄭駮異義云天子駕駟尚書康王
之誥康王始卽位云諸侯皆布乘黃朱詩云駟騵彭彭武
王所乘魯頌云六轡耳耳僖公所乘小雅云駟牡騑騑大

夫所乘是大夫以上駕駟之文也輿服志注引鄭元以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

疏證曰公羊隱元年傳解詁曰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疏云問曰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答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即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鄭駮云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者是也然則彼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氏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陳立曰按舊疏亦未了異義所載與何氏異或嚴顏師傳之殊不必强而此

之也說苑修文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
元士二匹下士一匹說苑多雜采諸家爲說何氏所不
取臧琳經義雜記曰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爲紀符
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
水以爲水德之始集解引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爲名又
漢書禮樂志日出入詩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
使我心若注應劭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又續漢書
輿服志上駕六馬所御駕六馬餘皆駕四劉昭注逸禮
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
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愼以爲天子駕六諸
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
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元以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
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

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又蔡
邕獨斷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
車皆駕四馬又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
倞注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修身篇蹞步而不休跛鼈
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漢書曰乾六車坤
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
又文選西京賦六駿駮薛綜曰天子駕六馬東京賦六
元虯之弈弈薛曰六六馬也天子駕六馬甘泉賦駟蒼
螭兮六素虯李善曰春秋命厤序曰皇伯駕六龍上林
賦六玉虯張揖曰六玉虯謂駕六馬郭璞曰韓子曰黃
帝駕象車六蛟龍羽獵賦六白虎李善曰杜業奏事曰
輼車駕白虎白虎馬名然則六馬之文經史子集皆有
之故五經異義據易京氏禮王度記春秋公羊說以爲
天子駕六鄭康成以此諸文爲皆起於秦漢以來非三

代常制不足以取證經典而尚書顧命毛詩周禮天子
諸侯皆駕四馬故不從今文家及許氏說琳考之周書
王會成王時書也而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石鼓文
宣王時詩也而云趍趍六馬他書未可深信而此實爲
姬周遺文則周已有六馬之制矣鄭君駁之者石鼓文
鄭所不見周書雜說恐亦一時之制非著爲令典者也
錫瑞案臧氏引證極詳此外更有莊子逸篇云金鑣蒙
以大絲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荀子議兵篇曰六馬不
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史記李斯傳二世曰人生居世
閒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皆臧氏所未引者此等書並
出自漢前非引用漢制許君所據王度記乃齊稷下生
所作亦在秦漢以前史記萬石君傳上問車中幾馬慶
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此漢天子駕六之明證然漢
駕六亦必沿用古義漢立學官皆今文說孟京易公羊

春秋正漢制之所從出也漢法駕駕六安車駕四疑古

制亦有駕六駕四兩法今古文說各據其一言之則二

說皆可通鄭君專據古周禮說以駕六爲漢制似猶未

覈異義一書多許從古文鄭從今文亦有許從今文鄭

從古文者如此條其一也

異義禮戴說鸞在衡和在軾詩毛氏說在軾曰和在鑣曰

鸞毛詩駟驖疏堯年案曰疏云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

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

韓詩說同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下又云異義載

禮戴毛氏二說蓋因下文已備引二說故於此從畧止曰

異義載禮戴毛氏二說也今據補

謹案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同上堯年案曰謹案下有云

字以疏語節之又續漢輿服志注引許愼曰詩云入鸞鎗

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不言出異義

以文義相類竝識於此以備攷證

正義曰鄭亦不駁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鸞和皆以金爲鈴大戴禮保傅篇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毛詩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異義所載禮戴詩毛氏二說也續漢輿服志注載白虎通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注周禮大馭及玉藻經解皆同此說毛詩秦風駟鐵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周禮疏謂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是也然蓼蕭之和鸞雝雝亦乘車也毛詩云在鑣曰鸞箋不易之者正義謂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商頌烈祖之八鸞鶬鶬亦乘車也箋又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正義謂以經無正文且殷周或異也今攷車制軾者車前橫木也高三尺三寸

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衡者轅前横木縛軛者也衡長六
尺六寸圍一尺五分寸之一衡下有兩軛以叉馬頸左
氏傳桓二年正義曰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
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
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
鑣正義此辨甚明說文第十四上金部鑾解云人君乘
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異義亦引詩
八鸞以證一馬二鸞引詩鸞鑣以證非衡然倘存兩疑
於說文則定為鸞在鑣矣若和之所設諸家皆云在軾
惟韓詩云在軾前軾前則近衡矣服虔杜預解左氏傳
錫鸞和鈴以為鸞在鑣和在衡正義謂鸞既在鑣則和
當在衡此兼用韓毛之說也鑣者爾疋釋器云鑣謂之
钀郭注馬勒旁鐵說文鑣馬銜也幩馬纏鑣扇汗也釋
名鑣苞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衛風碩人毛傳曰人

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是鑣與扇汗為二釋文一
之誤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用象牙赤扇汗王公列
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鑣之飾可見者
如此陳立疏白虎通曰此用詩韓魯說禮戴說也毛詩
說春秋左氏說皆以鸞在鑣鄭氏于玉藻經解周禮大
馭注皆用今文說以鸞在衡故詩駟鐵箋云置鸞于鑣
以為兵車異于乘車也至蓼蕭之和鸞亦乘車也而箋
又不破毛傳鸞在鑣之說于商頌烈祖箋則又以鸞在
鑣是鄭于此二詩復主古文故鄭于異義亦不駁也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祠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御
覽禮儀部禘祫類古周禮說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
大祇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御覽禮儀部祭禮中
駁闕堯年案曰莊氏葆琛王氏復本並引鄭君曰當卜祀
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作此條駁義不知此鄭箴膏肓

文也大誤

疏證曰孔廣林曰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
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
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不謂祀宗廟用筮不
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
以記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錫瑞案大祭祀命龜國
之大事先簭後卜古周禮說也今春秋公羊說不必與
古周禮合鄭駁義無可攷而據箴膏肓云魯郊常祀不
須卜但卜祀日是從古左氏說以駁公羊則由郊祀以
推禘祫亦當以爲卜日從古文不從今文可知鄭注曲
禮曰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義曰卜郊之
事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
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

日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嘗祀與左氏同孔疏三傳異同甚詳見卷七疏證三傳說卜郊各異則說禘祫卜與不卜亦必不同惜今春秋公羊說禘祫不卜惟僖三十一年傳有禘嘗不卜之文其詳不可得聞也

異義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謚於背通典吉禮堯年案曰主之制至長一尺又見禮記曲禮疏

駁闕堯年案曰魏書禮志王延業盧觀並據許愼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是鄭於異義當無駁也曰駁闕者例見前

疏證曰陳壽祺案禮記曲禮下正義引白虎通曰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白虎通言主長短不言天子諸侯之異正義又引五經異義以爲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說同異義徐疏以爲皆孝經說文然則許何並據孝經說言之也祭法正義曰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曰麋信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㙂中去地一尺

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此出衛宏漢舊儀其長
短又與白虎通五經異義公羊解詁不合據續漢書劉
注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斂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
主長七寸高皇帝長九寸者廟主也欒信所引有誤陳
立白虎通疏證曰御覽引禮記外傳廟主用木者木落
歸本有始終之義注人之生也無不死木生于亥又落
于亥是歸本也又云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
向孔穴午達相通然則此云方尺者諸侯之制或曰長
尺二寸者天子之制當亦據孝經之說或他書引白虎
通有誤文焉祭法正義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
圓圍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欒信引衛次仲
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其長
短又異于此矣續漢志注引衛宏漢舊儀以八寸為虞
主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主長九寸者廟主與漢

儀說同也案漢之九寸與周之尺二寸合王制云古者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王制作于漢文時則周尺當漢尺正得十分之八然則周尺尺二寸當漢尺九寸六分舉大數故止言九寸也錫瑞案公羊文二年傳解詁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與此云背刻諡於背正合非但解詁云主狀正方天子諸侯尺寸與此文相合也云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足見束帛結茅卽可代主漢儒已有明文不當如陳恭甫所疑無主則何祝何拜也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亦以作主專屬君說未嘗及卿大夫則孔悝反祏當如孔疏以爲僭爲不當舍可據之明文而用疑似難據之說也

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閒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禮記檀弓疏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御覽居

處部商類堯年案曰北方上有虞主埋之廟北墉下八字與檀弓疏文重節去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祏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也御覽禮儀部神主類堯年案曰檀弓下疏引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十字上承埋之於廟北墉下句文較略故置彼而錄此

駁曰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爲說虞埋重於道左禮記檀弓疏

疏證曰陳壽祺案左氏傳昭十八年正義引白虎通曰主藏於西壁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

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通典又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奧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爲上續漢祭祀志補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陷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埳下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左氏傳莊公十四年正義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旣祭納於石室案諸家言廟主所藏或云西壁或云北壁據馮君章句則藏西壁者正廟主也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左氏正義於宗祏言北壁亦爲遷廟主耳其虞主所藏公

羊文二年何休曰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閒易用栗也攷曾子問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埋虞主不必同處也一說埋之廟北墉下此與遷廟主所藏同處殆不然也異義引公羊說則以爲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閒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義證最確公羊通義引異義云云曰何氏所稱殊非師說鄭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尤似褻賤不合禮意公羊義疏曰按西壁北壁說各不同據鄭君章句藏西壁者正廟主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宗祏藴卽說文之祊宗石室與虞主無涉然考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則又似遷主不拘在北壁下矣鄭駁据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亦以意言之耳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君同按何氏謂兩階閒不必

定在堂下或亦卽異義所稱之兩楹閒與然堂上堂下皆行禮趨走之處以先人精神所依之主埋之其下誠孔氏所謂渫賤也似以一說埋之北墉者爲近理白虎通疏證曰主祏納之西壁案此公羊說也左氏之義則以廟主皆藏之北壁不分正主與遷主故莊十四年左傳正義云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故御覽引異義中左氏說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是也通典引五經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墉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則又以虞主埋于北墉下與遷廟主所藏同處卽檀弓正義所引異義一說是也案曾子問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釋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則又以遷主埋於兩階閒矣案諸家之說不同姑具列以俟攷

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

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故春秋
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
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堯年案曰莊氏葆琛云夫爲婦之
長殤此句誤女子笄則不爲殤況已適人乎儀禮緦麻三
月條有婦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此所引必是婦爲夫之
姊之長殤也陳氏壽祺云盧植馬融范甯杜佑皆引喪服
爲夫之姊之長殤昏義疏引異義譌作夫爲婦之長殤經
無此文義又大乖異誤審矣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
四十五見士昏禮也禮記昏義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摽
有梅疏昏義疏無人君年幾而娶六字大戴上無今字下
有禮字並據摽有梅疏補摽有梅疏引作男子三十而娶
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
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
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

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不可以年三十所以重繼嗣毛詩摽有梅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昏義疏摽有梅疏早昏下無不可以年三十句據昏義疏補昏義疏舜下無生字謂之鰥下無禮文王世子曰六字十五下有而字武王字不重有兄上有何字知上無故字早昏下有娶字末句作非重昏嗣也

正義曰鄭元不駁同上堯年案曰昏義疏引無此四字

疏證曰孔賈林曰詩迨其吉兮箋云謂年二十周禮媒氏注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是鄭君從許君說陳壽祺案豳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與異義所引文合是大戴禮亦有文王世子一篇也通典引漢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於陰偶數起於二終二十謂之小成而冠尚書大傳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白虎通曰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舒
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
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
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
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
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
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又曰一說春秋
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
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
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偶故再成十四
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
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佚也說文第九包象人褢妊巳
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
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褢妊於巳巳爲子也

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穀梁文十二年集解引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以差紀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得禮聘因媒請嫁而已周氏媒氏疏引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
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謂奔者不禁娶何三
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
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
子十四血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
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
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
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
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馬昭曰禮記本命曰中古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
室女三十而嫁何書大傳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通於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
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
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

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
盛壯可以取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
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姊之長殤舊說
三十而娶而有夫姊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厭溺
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張融從鄭及諸家說賈
公彥曰春秋外傳越王句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
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
女不十七嫁可知也范甯穀梁集解曰禮爲夫之姊妹
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
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通典男女昏嫁年紀議
曰鄭元據周禮穀梁逸禮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
二十而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
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王鄭之說義並
未明今案二十三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即

衆庶之禮也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
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昏得無
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
矣異義云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者言士之子年十
四十五而得行昏禮於此可見非謂禮有其文也錫瑞
案陳說甚晰周禮大戴禮禮記曲禮內則穀梁傳尚書
大傳白虎通皆云男三十娶女二十嫁惟左氏喪服之
說稍有不同通典以爲左氏是國君禮喪服是士大夫
禮如此則諸經皆可通貫本許君人君早娶之義王肅
欲難鄭乃不能多引古書攷校異同專據僞家語託於
孔子之言以自重是其識又在譙周杜佑之下並異義
之文亦未見也鄭不駁許則亦從人君早娶之義其注
經但以禮從常制不復細別耳互見所著聖證論補評
異義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

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穀梁隱七年集解駁聞

疏證曰春秋隱七年春王正月叔姬歸于紀公羊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陳立義疏曰詩召南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穀梁集解曰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引許愼曰云云鍾文烝補注曰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注本之許愼十五二十之說與何休同白虎通嫁娶篇曰姪娣年雖小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

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荅君子也公
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
異義今禮戴記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堯年案
曰陳氏壽祺云公羊疏引此條在古尚書後今依許書之
例移前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
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
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公羊隱元年疏春秋左氏傳說
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
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通典嘉禮注堯年案曰莊
氏葆琛王氏復並以此條合前所引併爲一條今從之
謹案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已冠是喪冠也不從
古尚書說同上堯年案曰通鑑外紀卷三引周公居東歲
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喪冠也又
通典嘉禮注譏周五經然否論引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

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

十四是喪冠也義與此同詞句微異據許君謹案果從何

說未有定論是亦五經異義也

駁闕

疏證曰萬世美曰案史記天官書言歲星以攝提格歲

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

方名曰監德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

虛危晨出曰降入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

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

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

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叶洽歲歲陰在未星

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涒灘歲歲陰在申

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作鄂歲歲陰

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閹茂

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大淵
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困
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
泉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
曰天皓所謂十二年而一周於天也左傳襄公九年晉
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
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
爲閹茂歲歲陰在戌而歲星所居左傳所言與史記恠
差二舍則是年星居未至襄九年作鄂歲歲陰在酉歲
星居中周十二舍故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
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可以冠矣蓋冠
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容體正顏
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立君者民之表也位愈尊者責
愈重內而宗廟社稷外而朝覲會盟非可深衣緇布以

從事也十二而冠不亦宜乎芄蘭之刺衛朔也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觿韘成人既冠者之佩也非刺其以幼沖而爲成人之佩刺其佩則成人而心則依然童子也衛宣在位僅十九年其娶齊女而生子也當在既立二三年之後而朔尚有兄則其嗣位之初僅十五六以下耳陳壽祺案通典五十六嘉禮注譙周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禮記冠義正義曰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

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喪服大夫

爲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而冠也喪服小記大夫冠則

不爲殤是大夫有十九以下而冠者也其士則二十而

冠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錫瑞案公羊疏云若以襄

九年左傳言魯襄公年十二而冠也依八代記卽少昊

亦十二而冠則知天子諸侯幼卽位者皆十二而冠矣

下引異義云云陳立義疏曰年二十者冠之正年未二

十則禮之變天子諸侯之元子猶士焉亦二十而冠而

魯襄邾隱不拘此限則以先君早世世子年幼爲君故

卽早冠如周成王亦或有異焉錫瑞謂成王卽位之年

今文說無明文古文說據許君與譙周皆以爲年十三

王肅以爲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

成王武王崩成王年已十三鄭君以爲武王崩時成王

年十歲服喪三年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

居攝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矣故書
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鄭解孟侯用今文說又加
服喪居東之年故與古文說不盡同與今文說亦有異
伏生大傳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
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四與古文說成王年十三參差
僅一年耳大傳又有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之文史記
魯世家云少在强葆蒙恬傳亦云未離襁褓如其說則
與古文說相去正遠然古人多形容已甚之辭未必可
據以爲實大傳云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史記亦云
成王七年周公反政又云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
還政於成王今文說無周公避居之文七年當從武王
崩後數起若武王崩成王果猶襁褓再加七年不過十
歲周公何必遽歸政何得云成王長能聽政乎且與年
十八稱孟侯之文顯然相背然則襁褓非實可知盧辨

注大戴禮記曰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
中言其小盧說是也此條鄭駁無明文許君不從古尚
書說成王因喪冠年十五譏周以爲除喪冠年十五譏
所推亦未知是否今無塙證惟成王即位之年約略可
攷耳
異義羗年案曰此二字以義增盟牲所用羗年案曰此實
異義文也輯異義者疑爲疏語節之於文義爲不足矣韓
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
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
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豭禮記曲禮疏羗
年案曰韓詩上有許愼案二字毛詩上有又云二字以疏
語節之
駁曰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
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

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

堯年案曰古然字有卽作然則解者李善注文選亦然盟

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毛詩何人斯疏

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曲禮疏左傳哀十五年疏禮記疏引

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十一字下接引周禮云云羼

入疏語非駁義原文左傳疏引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

豭下人君耳十五字與何人斯疏所引末數語同知周禮

以下皆駁異義文

疏證曰詩毛傳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

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

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卽豕也竝言

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

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盟也司

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

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
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
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
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
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用
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
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
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
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
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
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
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
臣以犬民以鷄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
並用者時考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

詛之百人爲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
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
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卽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
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此
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
子蒯聵與伯姬與豭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
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云陳奐疏曰傳云君以豕臣
以犬民以雞乃三物分作三等之用未知出於何書禮
記曲禮下涖牲曰盟孔疏載異義韓詩云天子諸侯以
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韓與毛同惟牛爲盟牲因類
而及之爲異焉耳陳喬樅韓詩遺說攷曰韓詩言盟牲
而不及詛自是以盟該詛既大而詛小盟牲以牛詛則
以豕而已韓詩言天子諸侯以牛豕此兼舉盟詛所用
之牲非以牛豕爲天子諸侯之等差也毛言君以豕而

不及午此則專指詛言之錫瑞案孔疏分別盟詛甚詳

足以證明鄭義兩陳氏說亦能分析毛韓異同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禮

記王制疏

謹案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

同上

駁曰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太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

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同上

疏證曰正義引異義云云曰如鄭此言力政田役爲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白虎通三軍篇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何不忍並鬬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陳立疏證引異義云云曰是許以周禮爲非鄭以五經之說皆可通也御覽三十作四十案五經說皆云三十受兵且禮戴

說男子三十而娶始有繼嗣之端故去至二十不受兵者所以重絕人世也三十有子六十則子又三十應受兵故六十還兵者不忍並鬬人父子也陳壽祺案先鄭注周禮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許君引漢制者漢書高帝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疲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景帝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傅著也言著民籍給公家徭役也此許君所據及鄭君引今之正衛之制是也孟易韓詩說二十行役與周禮國中七尺合然鄭君周禮太宰九賦注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時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鄉大夫注亦云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則周禮注不以征爲胥徒與駁異義自異也攷口賦之法始於管子山至數篇云邦賦之籍終歲十錢是也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此傳述口錢事最詳禹在元帝時建議去武帝時甚近言之鑿鑿則口錢非周所有審矣錫瑞案鄭注周禮以征爲口賦駁義不用口賦之說或鄭

君亦疑其非古乎鄭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
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者鄭注王制於其不合周禮
者皆以殷法解之此云先王之事即殷法也周禮爲古
文大宗王制爲今文大宗古文家信周禮而疑王制今
文家信王制而疑周禮鄭君兼通今古文能旁推交通
皆不背其說以王制爲先王之事如封國三等歲三田
與春秋從殷之質合非臆說也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
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此云孔子之後大賢所記
二說相合王制非漢儒作當以鄭說爲定論盧植云漢
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陳壽祺丁晏已
駁之

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
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
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

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左傳隱元年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鴻雁疏禮記檀弓疏坊記疏鴻雁疏引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二十六字檀弓疏引春秋左氏說雉長三丈高一丈十二字皆不標異義引者脫去爾又坊記注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疏云高一丈長三丈爲雉者異義古春秋左氏說

駁曰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毛詩鴻雁疏

堯年案曰鄭伯城方五里句又見左傳隱元年疏

臧琳曰公羊定公十二年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休解詁曰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即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陳壽祺案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說合何氏據春秋緯以公侯百雉二萬尺則爲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伯七十雉萬四千尺則爲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子男五十雉萬尺則爲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與鄭駁異義言五百步爲百雉不同陳立義疏曰按坊記注以長三丈爲雉百雉

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

大都三國之一與何注絕殊然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

及二里未免過隘引左傳疏異義云云曰何說雉積與

韓詩說合此未及攷之廣耳又引毛詩疏異義云云曰

按如左傳則大都三國之一卽正得百雉正合大夫之

正孔子何爲言邑無百雉之城墮郈隳費耶如其合制

郈費大夫有辭以對聖人能違禮爲之耶周禮典命注

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

方五里典命疏引晉無逸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

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

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

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

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

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

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
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
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
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按鄭
爲兩解者以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天子而言則公宜七
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以典命國家宮室以命數
爲節則公九命當九里侯伯七命當七里子男五命當
五里詩大雅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淢適與城方十里
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也賈公彥云雖改殷制仍服事
殷未敢十二里則周之天子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
七里子男宜五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
人有夏殷法故也按此則鄭駁異義所主所謂天子城
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見坊記疏者也涵義
云今按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

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攷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九七里之城其積四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强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三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制不利公室故諷使墮之按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疑何注二萬尺脫公侯方百雉語故舊疏如此也所謂方者不必如開方積數故下注引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

無方字也何注明云周十一里有奇孔氏以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計之亦合其實何氏之說不可通於周禮何氏引禮說云天子千雉奚止十二里哉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舉其邑之至小者而言今縣城有周三里者矣不必即指國都亦不必泥方字立說即匠人典命亦不必強合孔氏以典命所記爲外城匠人所記爲內城亦以意言耳百雉之城公侯之制家邑不得同之今三家私邑僭擬國都故孔子云然也孔氏又云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丈長四丈一雉之牆高三丈長十二丈義亦可通然周禮說與禮戴詩韓春秋公羊不必強爲合也存之錫瑞案今古說異鄭君已不得其詳駁義用左氏說而注周禮典命匠人猶爲兩解則今古文當各存其說不必強合求通卓人之言可謂博

而篤矣

異義闕堯年案曰凡有謹案者必有異義此異義已在亡佚中矣

謹案周禮說五玉贄自孤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贄御覽禮儀部贄類堯年案曰異義雖不可攷據許君謹案文亦五經總義也故附五經總義類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天子之

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左氏莊二十四年傳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何休公羊解詁曰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污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白虎通文質篇曰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為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為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皆能自正以事君也

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雁士以雉爲摯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摯也匹謂鶩也卿大夫摯古以麑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麛執之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摯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雁士冬以雉夏以腒也鄭何二注並據白虎通爲說然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儀禮士相見禮言

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
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異義援
周禮說但云五摯又云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何也
疑太平御覽所引文有脫誤五摯者尚書說也堯典曰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如五器公羊隱八年疏引鄭氏
尚書注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摯之器有五卿大
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
執之而已是也鄭注周禮云自雉以下執之無飾此云
飾雉蓋公羊疏誤衍一飾字錫瑞案周禮詢萬民之法
春秋時猶行之左氏哀元年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
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定八年傳王孫賈曰苟衛國
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
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據此則衛靈公
之朝國人工商亦必在列此尤工商有朝儀有贄之明

證許君異義多從古周禮左氏說乃云庶人工商無朝

儀無贄不可解惜鄭駁無可攷

異義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左傳桓三年疏堯年案曰疏引異義止此二句也疏又云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此疏釋彼注非異義文也輯異義者連引之大誤自此以下六條不能確定爲何經故附於五經總義之後

駁闕堯年案曰陳壽祺輯本以毛詩十月之交疏所引駁義當之今案其文義似不相蒙不敢强合謹書闕字以志疑

疏證曰正義曰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

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引異義云云錫瑞案陳氏并引下文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等語據袁氏案非異義今删去古云日月體大小同今測驗新法以爲日大於月徑約十九倍西人又言大於月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奇大小相去奚啻霄壤

異義地有九州足以承天御覽州郡部敘州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白虎通嫁娶篇有此語異義當本此御覽引尙書考靈曜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何謂九野中央鈞天其星角亢東方皞天其星房心東北變天其星斗箕北方元天其星須女西北幽天其星奎婁西方成天其星胃昴西南朱天其星參狼南方赤天其星輿鬼柳東南陽天其星張翼軫異義謂地有九州足以承天者蓋以九州配九野也

異義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下周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御覽禮儀部祭禮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鄭君謂周郊以寅月魯郊日以至以建子月注郊特牲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注大司樂冬日至圜丘之祭以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皆與賈侍中說不同錫瑞案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此周天子親祀圜丘方澤二至之日祭天地之明證鄭注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

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疏云云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謂王者皆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以后稷配之也引之者證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禘郊之禘以后稷配圜丘禘以嚳配故引祭法禘嚳而郊稷爲證賈疏申鄭具晰禘祖自出是建寅月之郊鄭引以證圜丘日至之禘未嘗卽以禘祖自出爲圜丘圜丘以嚳配天地非不祭天地也鄭雖以周之始郊日以至爲魯禮而其注云魯以無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鄭明言建子之月則是日至之月非日至之日魯郊轉卜三正若日至之日何用卜魯郊用辛日若日至之日豈必是辛日乎魯但有郊祭無圜丘方澤之祭魯卜郊用辛日二至之日不祭天地可知此條鄭駁不傳而賈侍中說與鄭皆合並未見有不同之處其於異義無駁可知陳氏

以爲不同殊不可解

異義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國位百辟者國君先有功德於人者今在其位故報祭之初學記禮部祭祀類

駁闕

疏證曰王制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月令曰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正義曰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祀古之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錫瑞案異義所云兼此兩義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而此祭之者一則爲紹其國位一則爲報其功德也王制正義曰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

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
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錫瑞謂據異義所
云報祭馬說是也國語所云幕杼上甲微高圉太王皆
虞夏殷周四代之祖其所謂報猶可以廟不毀解之異
義所云圉君雖有功德而非族類必無立廟之理然則
高圉太王之報祭亦必非不毀其廟當如馬說不當如
杜說此足證鄭君七廟之義

異義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禮記坊記疏堯年案
曰疏引異義止此以下皆疏義玉海連引之非也

駁闕堯年案曰坊記疏云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
間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如疏所言鄭注坊記成國
之賦千乘亦不過約舉大略未必鄭與許君同義也

疏證曰孔廣林曰鄭君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
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注論

語千乘之國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與異義同然此亦
大略耳坊記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云過有不
及焉者矣公侯伯子男及大都小都應各有差故春秋
傳云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陳壽祺案公羊昭元年
何氏解詁云十井爲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
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依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計之與諸家說異錫瑞案論語集解馬曰司馬法六尺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
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雖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
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
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
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據此則
以千乘爲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者古文說以千乘

爲百里之國者今文說也許鄭皆主古文許君當同馬說鄭注經亦用司馬法其於異義無駁可知孔廣林引論語馬注爲鄭注則誤矣

異義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 御覽服章部韍類堯年案曰此所引文疑不具許君說當有韠韍韎韐之義今不可攷矣

駁曰韎艸名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 毛詩瞻彼洛矣疏堯年案曰疏引此分作兩條以韎草名至謂之蒨爲一條以有韎韐無韠二句爲一條疑引者依文而解隨意采摭故兩引之其實文義相蒙當合爲一條也今正此駁義疑與前御覽所引異義合故類識之以備參攷

疏證曰陳壽祺案韎韐者毛詩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鄭箋韎

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韐韋爲
之其服爵弁服緇衣纁裳也案傳韎韐者韐字衍草當
爲韋一入曰韎當斷句箋韎韐者韎韐聲也兩韐字衍
韎韐祭服之韠韎字衍近金壇段大令玉裁儀禮漢讀
考始正其譌攷說文第五下韋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
曰韎從韋末聲國語晉語韋昭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韎
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
草也急疾呼之成韎也左氏傳成十六年正義引賈逵
云一染曰韎又引鄭元詩注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此
可證今詩傳箋之誤儀禮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
緇帶韎韐鄭注此與君祭之服韎韐縕韍也士縕韍而
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
韎韐　四庫本儀禮集釋戴吉士震校云疏云周公時
名蒨草爲韎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是

蒨一名韎不名韎韐也韐字乃衍文然則駁異義言韎聲如茅蒐或衍韐字者亦誤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許君說文謂韎即縓以色言之異義亦當云爾鄭謂韎即茅蒐以聲言之此其異也陸機毛詩草木疏曰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茜即蒨字也韠者釋名云韠蔽膝也北堂書鈔引雷氏五經要義云裳前之蔽也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韍者明堂位注韍冕服之韠也亦作芾毛詩侯人傳芾韠也亦作紱易乾鑿度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天子三公九卿朱韍諸侯赤韍士冠禮注韍之制如韠賈疏韍韠但有飾無飾為異耳祭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後王彌飾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士無飾則不得

單名韍一名韎韐一名緼韍而已染韋為韍之體天子與其臣純朱諸侯與其臣黃朱為異毛詩瞻彼洛矣正義云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此鄭駁異義所謂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也瞻彼洛矣詩以諸侯衣韎韐者白虎通爵篇曰世子上受爵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是也許君異義說韠韍韎韐之名今闕不詳然說文韋篇云韠韐也所以蔽前以韋下廣一尺上廣一寸其頸五寸一命緼韠再命赤韠從韋畢聲弟七下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蔥衡從巾象其連帶之形韍篆文市從韋從犮𩊠士無市有𩊠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不得與裳同司農曰裳纁色從市合聲韐𩊠或從韋說文據禮言韠韍韎韐之制甚備以韠𩊠市互訓又言士有𩊠無市

是亦後鄭有韠無韍韐有韍韐無韠之義也太平御覽
又引異義曰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韠非成童之言或
異義中引他家說廣雅釋器紱綬也後漢書杜喬傳注
引倉頡篇文選秋興賦注引字林並同訓紱之字當從
糸旁犮作紱與黻紼茀韍諸字通借王莽傳紱如相國
謂組也故漢人有解韍爲大帶之飾者廣韻十三末韍
注韍韐大帶此必舊說相傳之存焉者矣

異義闕

駁曰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毛詩行
露疏堯年案曰疏引周禮下無謂字王氏復陳氏壽祺輯
本引並有謂字今據補自此以下十四條皆駁存而異義
闕者故附錄於此

疏證曰鄭云獄者埆也者獄埆聲近傳云獄埆也釋文
盧植云相質觳爭訟者也崔云埆者埆正之義云獄名

集韻獄埆也顏注急就篇獄之言埆也取其堅牢也或作确說文獄确也釋名獄确也實确人之情偽也春秋元命包獄者核确也

異義闕

駁曰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毛詩葛屨疏

疏證曰正義曰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婚卽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袵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臥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禮曾子問正義曰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

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異義也錫瑞案此條異義不傳許從古文疑同賈服之說故鄭引士昏禮駁之案三月廟見而後成昏非特古春秋左氏說如是今春秋公羊說亦如是公羊成九年傳解詁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婚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是何君說公羊與賈服說左氏同也列女傳貞順篇云宋恭伯姬魯宣公

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劉子政穀梁說亦與何君賈服相同是三傳今古文說皆不謂人君當夕成昏士昏禮是士禮當與人君有別惟鄭君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以當夕成昏為通制此鄭君所自為說與今古文家皆不同鄭箴膏肓曰昏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異鄭以為異則當夕成昏何不可以為士禮之異耶

異義闕

駁曰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宴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毛詩鹿鳴疏堯年案曰疏引無詩云已下十字止曰解此詩之意云今以文義增

疏證曰傳云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與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正義曰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子也或以爲兩鹿相呼喩兩臣相招謂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故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云據此是君召臣明矣陳奐曰案鄭駁正本毛義儀禮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此卽傳所謂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陸賈新語道基篇云鹿鳴以仁求其羣淮南子泰族篇云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

而相呼也鹽鐵論刺復篇云鹿鳴之樂賢此皆與毛義同錫瑞案此條異義不傳疑許君同或說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故鄭以君有酒食駮之

異義闕

駁曰非常曰異害物曰災毛詩正月疏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毛詩十月之交疏堯年案曰此與正月疏所引文義相屬合之

疏證曰正月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正義曰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錫瑞案疏說通達然災異要有別公

羊隱三年傳曰記異也解詁曰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傳曰記災也解詁曰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定元年傳曰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解詁曰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洪範五行傳曰害物爲災不害物爲異災散於已至異戒於未來未來者可追已至者無及故君子覩不害物大於害物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乃傷敗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白虎通災變篇曰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

詼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據此皆分別災異爲二足以證明鄭義

異義關堯年案曰陳氏壽祺本據召誥疏所引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當此條異義謂其文稱左氏說是據許書也涉於肊斷故刪而弗錄又莊氏葆琛王氏復本亦並以此爲異義

駁曰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

毛詩甫田疏堯年案曰疏引社者上有以爲二字以疏語節之

疏證曰傳曰社后土也正義曰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引鄭駁異義云云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

后土則社鄭志荅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錫瑞

案駁義云古之有大功者卽句龍也此係異義不傳蓋

許從古左氏說以爲社卽句龍鄭據今孝經說駁之以

爲社是土神以句龍配食也詳見卷六茲不復贅

異義闕堯元年案曰王氏復本據閟宮疏所引公羊傳曰三

望者何泰山河海作異義文誤

駁曰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毛詩閟宮疏堯年案曰又見穀梁僖三十一年集解左傳僖三十一年疏集解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左氏春秋疏引鄭元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境

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皆不據異義玩其文義與閟宮疏所引合故坿載之

疏證曰陳壽祺案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蓋無定數漢書郊祀志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也鄭司農注小宗伯又云四望道氣出入與前說異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案尚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得有日月星辰

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育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王制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並同公羊傳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何休云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爲三望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正義云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

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左氏說以國之分星及山川三者爲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即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兖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埜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其義審矣知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爾雅曰梁山晉望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左氏傳昭七年晉韓宣子曰並走羣望昭十三年楚共王

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由此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以三明矣賈許服等亦知河非魯境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强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錫瑞案陳說是也異義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則古春秋左氏說三望於古尚書說六宗中取其三今春秋公羊說亦是於古說六宗取其三所謂地宗三河海岱也鄭君於今古兩說皆不取而自立一義猶六宗於今古兩說皆不取而自立一義也其說三望較六宗尤精

異義闕

駁曰三光攷靈曜書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

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周禮馮相氏疏堯
年案曰王氏復陳氏壽祺本引無末句非也蓋賈疏據鄭
駁異義設爲問答以相詰難細玩疏文其義自明矣
疏證曰疏引鄭注攷靈曜云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
北夏至之後漸差向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大分六者
分一寸爲十分小分四者分一分爲十分一寸千里則
差六百四十里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
黃道又云黃帝占曰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
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云又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
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
上下爲外內陳壽祺案儀禮士昏禮目錄疏亦引三光
考靈曜是其書唐人見之考靈曜本尙書緯篇名余見
日本國所傳隋蕭吉五行大義卷四論七政引尙書考
靈曜七政曰日月者時之主也五星者時之紀也故曰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據此考靈曜有七政篇題則三光亦其篇題之一 與依文當作尙書考靈曜三光周禮疏倒之者或古書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因而舉之如此耳陳引堯典正義月令正義文繁不備載

異義闕

駁曰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即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弒其君曰弒者晉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周禮大司馬疏堯年案曰疏引作異義下有鄭君以爲四字刪所引是駁異義也脫去駁字爾今正鄭君以爲四字刪之

疏證曰陳壽祺案大司馬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云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而殺之也穀梁傳云戕

猶滅也梲殺也是戕爲殘賊之意也鄭注尚書梓材亦同見大司馬疏錫瑞案公羊解詁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義疏曰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鄫子是西漢舊說故何依用之爲據此則今春秋公羊說以支解故變殺言戕與古春秋左氏說自外曰戕異義春秋經言戕止鄫子一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曰閽戕戴吳以殺他國君故曰戕也左氏桓十八年經公薨于齊杜注不言戕諱之也杜據左氏義殺他國君當云戕也鄭云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是從公羊家支解故變殺言戕之義不從左氏家自外曰戕之義也此條異義不傳說文他國臣來弒君曰戕是許從左氏說故鄭據公羊說駁之

駁曰玉雜則色雜周禮玉人疏

疏證曰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元謂全純玉也龍瓚將皆雜名也疏曰先鄭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後鄭以爲全純玉也純玉卽純色義無殊云龍瓚將皆雜名者謂玉之雜名此亦含雜色必知後鄭玉雜中含色者見鄭異義駁云玉雜則色雜則知玉全色亦全也錫瑞案據此則後鄭與先鄭義似異而實同此條異義不傳疑許同先鄭專主色雜故鄭以玉雜駁之

異義闕

駁曰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禮記大傳疏

疏證曰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

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說文姜神農居姜水以爲姓姬
黃帝居姬水以爲姓鄭以炎帝姓爲太皞所賜黃帝姓
爲炎帝所賜蓋別有所據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
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潛夫論志氏姓
曰昔堯賜契姓子賜稷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
爲姜氏曰有呂與鄭說合左氏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
賜姓杜注因其所由生以賜姓也段玉裁曰按人各有
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
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如周語胙四岳國賜姓
曰姜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謂媯姓命氏
曰陳飂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
龍蓋此三者本皆姜媯董之子孫故子之以其姓又或
特賜之姓前無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薏
苡生賜姓姒氏殷契以元鳥子生賜姓子氏斯皆因所

生以賜姓也必兼春秋傳之義而姓之義乃完

異義闕

駁曰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又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禮記祭法疏堯年案曰州長上有引字國上有又云二字大司徒上亦有引字並是引者之詞節之

疏證曰陳壽祺案說文第一示篇曰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𥘵古文社是許從左氏說也說文以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當同此說故鄭駁引州長之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以破之然此謂天子諸侯之大社國社也鄉大夫以下則不然故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鄭注單出里者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

正義曰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此鄭義也金鶚社稷考曰案周官百家爲族族師止得祭酺不得祭社五百家爲黨黨正止得祭禜亦不得祭社至二千五百家爲州州長乃得祭社鄭駁五經異義亦云二千五百家爲社此鄉遂之制也都鄙民居不如鄉遂之密其設社異於鄉遂司徒職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都鄙居民之法大約一甸五百家有奇當設官以爲之長則當立社五百家立社已五倍於鄉遂若謂百家得立社何與鄉遂大相縣絕乎恐未必然至於里社在鄉遂不在都鄙其制始於秦

古未之有也一里二十五家即得立社是民自立社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鄭志亦謂此秦社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今引秦里社以解古之置社未免混亂萬充宗因謂庶民得祭社不知古者成羣置社庶民固得與其祭事而不得主其祭太宰職云以八則馭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祭祀莫大於社矣論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社稷焉是祭社必官長主之可知郊特牲云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未嘗言民自祭社也錫瑞案陳氏申鄭甚明金駁鄭以申鄭能圓其說白虎通社稷篇曰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又曰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樹之名以

土地所生尙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駁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及引周禮野所宜木之證

異義闕

駁曰皐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公羊襄二十九年疏

疏證曰陳壽祺案鄭于周禮司刑注尙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剕爲刖則審矣今文尙書臏呂刑言剕周禮言刖臏者白虎通脫其臏也剕說文作𨇤跀也跀斷足也是臏與剕異法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曰凡古文尙書剕字今文尙書作臏攷周禮司刑注及尙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而駁異義云皐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鄭云皐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者此據古文尙書言之云周改

剕爲刖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
也剕說文作𧿹云跀也刖說文作跀許鄭皆云斷足也
然則臏與剕異制剕與刖制同而異字耳鄭云臯陶改
臏爲剕謂改其制云周改剕爲刖謂改其名但臯陶既
改臏爲剕夏刑用之不識今文何以作臏字蓋臏聲非
聲相關通如玼瑳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閒誤作
臏字失其實也又云周禮司刑注云周改臏作刖夏刑
臏辟三百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尚書作臏鄭意謂夏
剕實用臏至周乃改剕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
夏政耳與駁異義不符錫瑞案段氏前後二說亦不符
當以後說爲是唐虞象刑雖有臏名以菲屨象之而已
臯陶無緣改臏爲剕段云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
改剕然則鄭周禮注是也駁異義蓋未定之說
異義闕

駁曰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以此言之天子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史記舜本紀

集解

疏證曰孔疏引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洪亮吉左傳詁曰據服注及五經駁義則諡爲氏字之誤甚明桂馥說文義證曰馥案今左傳作諸侯以字爲諡傳寫誤也以字爲氏者如鄭之國氏本于國之後駟氏本于駟之後是也史記索隱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爲姚姓封之於虞即號有虞氏是也系本

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故五帝本紀云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是也孫志祖讀書脞錄曰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鄭注誄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用左傳此文少牢饋食禮注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據此二文則此文作謚不作氏有明證段玉裁亦引檀弓爲證曰孔子謚尼矣故漢封孔子後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不敢捨尼爲謚也又引穀梁傳孔父字謚也字謚者以字爲謚也孔子因氏於祖謚矣朱大韶駁之曰士喪經爲其父某甫筮宅注某甫且字若言山甫孔甫士虞記適爾皇祖某甫注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按樊仲山甫周語稱樊穆仲穆乃山甫謚然則孔甫尼甫皆字而非謚至檀弓注云因其字以爲之謚者因哀公誄孔子而爲此說耳按誄與謚別春官大史凡

遣之日讀誄小喪賜謚讀誄鄭司農注大祝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引春秋傳哀公誄孔子爲說鄭因之然則誄非謚也若以某甫即謚禮經固名士喪士虞士安得有謚春秋大夫有謚者俱本謚法解周書謚法凡二百九十四字不聞有孔有尼說文曰古人名嘉字子孔鄭公子嘉楚成嘉俱字子孔不聞孔爲謚孔氏自弗父何五世而至孔父親盡別爲公族氏曰孔孔父不聞有謚桓二年公羊傳注曰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又曰父者字也徐疏云父者字謚衍字耳徐疏亦當云孔父字也孫以王父字爲氏字也穀梁傳文是何服穀梁義以注公羊今本作字謚者孔父故有孔氏安得云孔子氏於祖謚至襃成宣尼四字更不足據哀十六年正義曰此傳惟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至漢王莽追封爲襃成

宣尼鄭錯讀左傳以字爲諡遂復妄爲此解按以子孫
之封號冠於諡之上古無此禮此正莽之不學未可援
以爲證也孫又云以字爲氏則傳文因以爲族賅之
矣若云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不嫌詞費乎段說同大
韶按駁異義曰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
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然則姓統於上若大
宗然氏別於下若小宗然族則原其所自出也莊十二
年傳戴武宣穆莊之族注宋五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
晉桓莊之族偪注桓叔莊伯之子孫文七年傳穆襄之
族注穆公襄公之子孫昭二十一年傳靈景之族注靈
王景王之子孫云子孫者所以原其所自出也文八年
傳戴氏之族注華樂皇皆戴族也戴族也華樂皇其氏
十八年傳戴桓莊之族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
桓族向魚鱗蕩也成十五年傳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戴桓莊族也公孫二華司徒魚蕩
向鱗其氏昭八年傳齊惡欒高氏皆耆酒惠族也欒高
其氏既族而又氏則族與氏不同定四年傳殷民六族
別其氏曰條徐蕭索長勺尾勺殷民七族別其氏曰陶
施繁錡樊饑終葵魯三桓桓族也別其氏曰季孟叔鄭
七穆穆族也別其氏曰罕駟國良游豐印穆公十一子
子然子孔無氏古有有族而無氏者矣安得云族於謚
邪族於字知氏與族別益知傳作氏不作謚并知因以
爲族非贅辭據服注知古本無以字爲謚之說錫瑞案
洪氏桂氏皆謂當從駁義作氏其說是也朱氏駁孫段
說尤暢劉炫規杜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孔疏非之引
衛齊惡宋戴惡以證攷衛齊惡昭元年會號見經傳稱
齊子注齊子齊惡疏無說宋戴惡見昭八年傳注戴惡
宋大夫疏無說是二大夫皆不知何人之子孫其祖父

謚齊謚戴爲誰無明文可攷宋有戴族安知戴惡非戴族乎何得舉爲塙證左通補釋曰案楚辭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謚爲族者也攷昭景以謚爲族如魯桓莊之族宋戴武宣穆莊之族皆以君之謚爲族也並非大夫之謚亦不得舉爲證愿定宇謂公子展之孫遂以展爲謚因以爲族否則請謚與族曷爲但賜族而不賜謚不知羽父請謚與族是一事公問族於衆仲是一事公問族不問謚故衆仲亦但言姓氏族而不及謚公命以字爲展氏正諸侯以字爲氏之義即此可徵駁義作氏不誤今本左氏傳誤作謚乃因上文請謚與族而誤也羽父兼請謚族而公命氏不賜謚者古惟天子諸侯有謚卿大夫無謚春秋時有謚是僭而當春秋之初大夫猶不皆有謚隱公知此故不問謚亦不賜謚後儒不知此義曲爲傳解而不可通段茂堂說以字

爲識雖可通而因以爲族則無以明之惠疑展卽爲識

尤非古豈有以王父之字爲諡者乎此皆曲說不若鄭

駁引傳文之明順也

異義閼亮年案曰通典凶禮引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

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

異義已設此疑今異義已在亡佚中不可攷矣

駁曰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遭禮適權也通

典凶禮

疏證曰通典凶禮死亡失屍柩服議桓翻問氾閣云入

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畢然邪故質焉耳答云昔嘗送鄭

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

除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

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

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閣復云無庶子當何以

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問又禮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引田瓊說又引晉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從公羊窮舟車人履所至不得者按代子即位鄭元注云君父亡令臣子心喪終身深所甚惑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謂從元心喪可也荀組云至父年及壽限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爲長禮無終身之制錫瑞案此條異義不傳鄭駁亦無全文據范氏田氏說鄭以終身不除爲非徐氏引鄭注云心喪終身與駁義頗異范氏與鄭君問答亦與駁義不甚相符范氏推之謂但使一嫡子不除亦見斟酌與駁義可並存備攷

永年武周緒校